

誌銘墓表

二十七松堂文集

十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2

10

10

15

20

25

30



文庫 11  
D 242  
10

柳四泉文庫

010190557672

二十七松堂集卷十五

寧都魏和公先生閱 曲江康燕柴舟甫著

誌銘 墓表

誥授文林郎東安縣知縣吳君墓誌銘

嗚呼君去世已越四載矣越四載而始葬葬而思有以傳之不朽此非予責而誰責耶君諱中龍字元躍姓吳氏先世閩連城縣籍祖仰湖公始徙曲江家焉父匡典公邑庠生授徒甚衆尤嚴於庭訓君於甲子歲年甫一十有二驟以邑弟子員登鄉試賢書以神童聞



二十七松堂集卷十五 吳君



世祖章皇帝欲召見以道遠不果然已名聞天下矣先是赴試省城時有妓某色藝為一時冠非貴介士大夫罕肯接見住貢院門外俟君出場呼鬢負入躬殷勤進湯沐飲食留休息者久之及捷音至某喜甚加倍代賞賚復厚贈護送歸寓所以君弱齡赴選且得售為獨奇故也性謹厚蘊藉與物無所忤惟喜行陰德事有以白金請闕說者婉詞却之陰為直其事者甚衆邑苦於膳夫之役至鬻產猶不足君為請免鄉人至今德之歲辛丑北上友某以錙若干附寄中途忽被盜輒別貸紆道以償當君就婚時外父以沃

租五百石立券封送資燈火君不一閱視即封還如是者數次迄今數十年取出猶封識如故仍歸其內弟焉君以己巳歲二月赴選授順天東安縣知縣不數日病下不止夜夢於山麓構一別業其窄不能容一榻起歎曰予不得歸曲江矣急書遺囑付長嗣爾恭遂不起嗚呼君自甲午登賢書距己巳歷三十有六年甫授一縣尹未及任而君已死矣君生平竟止於斯悲夫生明崇禎辛巳二月日以今康熙己巳七月日卒於京邸年四十有九有間吟艸遺稿數卷藏於家元配俞氏側室二一游氏一葉氏男二長爾恭



俞出。次爾聰葉出。俱庠生。女一。適邑庠譚士虬。女孫三。其一即予長媳也。君為人謙抑謹密。口未嘗言人過。與人交。休戚痛癢相關。皆出於至誠。尤修細行。日所行為事。功過必書。作書甚端楷。雖行文屬艸與錢貨註記。急遽中無一筆潦艸苟且者。嘗與予同修郡邑志。必先恭書御名。供案上。然後就坐起艸。恐臨書偶忘。誤犯得不敬罪。其敬謹類如此。遺事至今歷歷可數。寧堪復述耶。茲以康熙壬申某月日葬蜈蚣壠。祖仰湖公墓側。銘曰。姬姓苗裔。吳為鉅族。自閩來韶。舍耕而讀。君以神童。

崛起科且年富才雄。天眷是卜。豈甫服官。命不及祿。蜈蚣之陽。龍蟠虎伏。君其永藏。為後月福。李非菴曰。寫侗儻人易。於出色寫謹厚人難。於見長傳序誌銘之文。徃徃如此。此獨寫得有色有聲。可見才人筆墨無所不可。

待贈文林郎文學張君墓誌銘

嗚呼。此為待贈文林郎文學張君合葬之墓。君諱建斗。字冲碧。三原諸生也。系出鳳翔始祖某。官於滇南。因家焉。至曾祖某。復遷三原。父某生君。兄弟二人。君性孝友。兄騰翼早歿。有子純。君視如己子。久之純求



拆產。產入手輒盡。君召同爨如初。純復求拆。君欣然割已之半與之。純歸鳳翔。而君亦遷醴泉。由是家遂落。君躬自操作。稍稍得自振。而純又復盡蕩其產矣。君遣人給薪米。歲數躬往視之。及純死。携其家至醴泉。為畢兩孤婚。夫兄弟相友愛。世人亦有能之者。至於撫恤猶子者罕矣。况已在貧窶。而猶子復不堪撫恤。猶屢撫恤之。罔倦非至性過人。而能若是耶。歲甲申。闖逆陷京師。烈皇帝身殉社稷。未幾闖亦西竄。三原被兵尤甚。君微服謀出城南。及門為邏者所得。幾不免。時漏初下。星月清朗。忽雷雨交作。對面不能見。

物。君遂得逸去。康熙癸卯秋大水。屋廬傾圮者甚衆。一夕君所寓室壁墻崩塌有聲。君長嗣拱極驚起。見墻正壓君卧榻。惶遽莫知所措。墻縱橫盈丈。厚一尺有奇。非數十百人用力推挽不得動。拱極卒急間。試以手舉之。墻忽移。君與喬太孺人兩弱女俱無恙。先數夕。君常彷彿見金甲神繞室如護衛狀。至是墻移之頃。猶若有冉冉騰空而去者。迄今傳為異事。云君天資警敏。讀書日以寸許為率。鼎革後遂絕意仕進。惟以詩酒自娛。曰科名一途。留以俟後人可乎。迨拱極以辛未成進士。而君已先數歲死矣。嗚呼。以君



之才。可以掇青紫。而時或不得有為。德可以格鬼神。而世或未能深悉。學問該博。可以著書傳世。而書或未及盡著。著或未及盡傳。豈可能者。人而不可能者。天耶。然天非獨有吝於君也。以君之後人。皆可以卒其業。而又何憾焉。君生明崇禎戊申年四月日。終康熙某年月日。元配秦氏。繼申氏。王氏。喬氏。子二。長拱極。康熙丁卯舉人。辛未進士。見任翁源縣令。次拱辰。孫四。烟。焜。燦。娘。以康熙某年月日葬於城北線馬堡。合葬者為喬太孺人。孺人本姓淡。幼失怙恃。母舅四川按察喬公。撫為已女。長歸于張。因姓喬。拱極。拱辰。

生母也。文學君以德行聞。孺人內助之力為多。銘曰。時當龍飛。雨雷全集。君獨於中。昂然卓立。鬼神可通。水火可入。顯名易成。隱德難及。榮施後裔。巍科是緝。線馬之陽。無燥無濕。君其安之。體魄允翕。澤遠流長。是可用汲。

誥贈一品孫母胡太夫人墓誌銘

誥贈一品孫母胡太夫人。為休寧縣國子監太學生宗訓之次女。誥贈榮祿大夫孫君諱某之長媳。誥贈榮祿大夫諱某之繼配。以一品贈夫人者。為夫人之子。誥授榮祿太夫左都督。韶州協鎮。名清。字廉。西者。



也。廉西公謹述夫人行略曰。先妣太夫人年十九歸先府君。事翁姑以孝聞。府君早補邑弟子員。家貧苦學。然性豪俠。好客。夫人多方經營。雖至脫簪典衣。所不恤。歲壬辰。府君七十一歲。病劇。夫人割股療治。不效。哭幾斃。時某年一十有六。兄弟孤苦伶仃。一日。夫人見某方攻舉子業。因呼而前曰。吾嘗見汝父習此者矣。又嘗見同汝父習此者矣。彼售而顯者。千不一二焉。若不得售而窮老且死者。殆比比也。今則日益甚焉。汝父之業之效已如此矣。尤恐汝兄弟又將復然。且富貴奚必一途。及吾尚健飯。可別圖遊四方以

取榮顯。母辜吾望也。某泣跪受教。明日治裝辭行。聞關逆旅者數年。夫人猶屢傳諭曰。急努力。無為內顧憂。迨後某得從提督萬公正色叔復岳州。及八閩諸要地。以軍功歷授今職。回視與府君及某同攻舉子業者。果如夫人言也。則夫人之先見。有不至是而益信也。耶。某謹書紳久矣。今且勤之。墓石將使後人知所變計可乎。夫人生明萬曆辛丑歲某月日。終國朝康熙丙辰歲十二月日子男二長。即清次院功授左都督孫女與媳。別詳府君墓誌。以康熙壬申歲某月日葬於三都七畝坦。敢請銘。予思自國家以制



義羅天下士誠盛典也。然輒多為所悞。大夫子能知變計者鮮矣。况婦人乎。夫人獨達權適用。卒使公乘時以立功名。豈不以識耶。若世人株守一藝。屢試而不知變。終於身死名滅者。以視夫人為何如哉。嗚呼。是可以銘也已。銘曰。識時務者。俊杰之為。夫人能此。母即是師。屈文就武。反正成奇。世多株守。寧免厥嗤。今歸幽宅。體魄是宜。鑄此良訓。以詔後裔。

先府君墓誌

邑西南八里名芙洲嶺有冢隱然其上者為先府君

合葬之墓。府君諱鵬字程霄。生明萬曆辛亥八月二日。終國朝康熙甲寅九月十四日。合葬者為先妣太孺人孺人鄧姓。生明萬曆庚戌十月五日。終康熙丙辰十月八日。有男二。長即不肖燕也。不肖常客外。且數罹變亂。不能祭葬。以時府君終逾十有四年。太孺人終逾十有一年。至茲康熙丁卯十一月二十日。始克襄厥事焉。嗚呼痛哉。葬必有銘。銘必假朝廷恩榮。書某官某公撰文。以為泉壤光寵。茲不肖貧且賤。不能邀名公巨卿執筆。皆不肖之罪也。然不肖頗以古文詞自命。雖當世王公大人。能為其親邀名公



巨卿執筆非能如不肖以古文詞自命者則雖稱頌盈幅究與艸木同腐則不肖今敢執筆而銘吾父吾母者後有仁人孝子讀此其或諒之哉銘曰  
 不能以祿仕榮親焉其苦不欲告久也不敢以不文辱親焉其情稍以自申也嗚呼非吾親慈且亮焉孰知不肖之苦辛也

禮稱士庶人三月而葬春秋有過時不葬之譏韶俗惑於堪輿家言有不能即葬者則以磚為壙於郊外地上納柩其中名曰淺葬迨遲之又久俟得吉地而後落土焉此俗之甚陋者也予初不知為

俗所誤今雖深悉其非然豈能免慢葬之愆耶後賢其當以此為鑒可乎自記

張泰亭先生曰孝經稱顯親揚名柴舟以諸生著等身之書天下莫不聞此文後半幅忽從題外生姿自負不虛顯親莫大乎是祿仕正未必能勝之耳

葛孺人墓表

孺人葛姓志慧字錢塘人甫釋襁褓母試口授孝經列女傳輒應聲成誦不忘稍長父遂訓以經書綱鑑及諸大家古文詞皆能通其大義間亦有所作以為



非兒女子事不存稿。故卒無傳者。一日母因憂舅病得疾。孺人割股療舅。有效。母病亦尋愈。蓋孝感也。年及笄。許字同邑楊某。而未受聘。其媒妁即兩家至戚也。稔知某為久。欲暫且中止。遺書喻意。父不能決。以書示孺人。孺人從容閱畢。竟不出一言。就火焚之。而已。越數日。談及吳李札掛劍事。孺人獨津津不置。口父知其志不可奪。卒聽之比。及就婚時。年已三十矣。而某頑性如故。孺人曲盡婦道。然日用常不給孺人。不得已。向所親轉貸百餘金。俾其貿易。未幾已揮霍殆盡。如是者不啻再三。孺人不能復為計。乃自繡大

士像。日夕頂禮。冀其悔悟。復手寫滿百幅。施諸信心供奉者。至今江浙楚粵間。猶往往見其遺蹟焉。卒年三十有八。將歿之夕。沐浴焚香。誦大士號而逝。先是其戚屬有善鑿者。語人曰。此兒仁孝聰慧。惜福薄耳。至是果驗。孺人生順治癸巳二月日。卒康熙己巳某月日。以某年月日。與某合葬韶之筆峰山陽。其弟名志正者。予門人也。嘗向予稱述孺人生平。且言不幸幼失恃。受孺人教育之恩。為甚深。願得吾師一言。鐫諸墓石。以垂不朽。亦所以報孺人也。予不得辭。因序其梗概如此。嗚呼。若孺人者。亦可以風矣。曲江康燕



表

亡妻鄧孺人墓表

孺人鄧姓同邑翼冲公長女歸予二十年奩飾釵珥悉出以佐予讀書結客之娛歲丁巳避亂南岸陳某家忽傳寇至孺人以足疾趨寓圍樓陳某全家被擄予非因孺人足疾先避幾不免至今猶忽忽念之是歲十月廿日以病卒於寓所藁葬雙下溪側時年三十有七孺人性質樸事公姑以孝聞舉二子俱殤最後撫二女食貧自甘予一日客飲歸女迎問已醉飽耶兒母女三人不舉火若干時矣孺人聞之急喝止

予不覺淒然淚下孺人實未嘗得生人一日之樂也嗚呼痛哉未幾墓址為溪漲所壞踪跡莫辨茲以某年月日招魂附葬笑洲嶺祖塋之旁無棺衾即以誌石代焉庶幾使千秋萬世知為曲江廉燕之元配也予報孺人止此悲夫

李節婦墓表

節婦李姓貞靜其字也定海縣人生有異徵年及笄許字慈谿葉君蘭臺長嗣敬斯未及于歸而敬斯歿節婦聞之欲歸葉氏守節父母不可節婦強之而後可先是蘭臺公鬻年遊京師有所娶是為太夫人生



敬斯兄弟及蘭臺公卒敬斯早孤弟某亦甫六齡太夫人慮葉氏孤旅居難以成立因命敬斯歸慈谿嗣宗祧焉迨敬斯弟某入籍鑲紅旗成乙未進士以知縣行取道經杭城敬斯適來杭母子兄弟始得相見計別一十有八年矣是時敬斯已納聘節婦未幾敬斯客死揚州卒不得娶至是節婦隨歸守節方節婦之初歸也敗屋數椽不蔽風雨蕭然一棺之外惟餘殘燈明滅而已節婦哭祭以禮宗族聚觀莫不相顧歎息曰敬斯死得婦矣時太夫人已隨次男赴任所節婦箠箠一人無所依藉惟勤女紅以自給雖艱難

萬狀而處之坦然里中有婦新寡意欲再適其姑勉之曰汝嫁則得矣獨不愧葉家婦乎其婦報而止節婦生明崇禎戊寅八月日其卒以康熙壬午七月日春秋六十有五又某年月日始與敬斯合葬焉嗚呼以三代之盛而婦以節聞者僅共姜氏一人則節又豈易言也耶况以處女稱未亡人孤子自守終其身其苦當倍於尋常萬萬者若節婦者賢於共姜遠矣初節婦以姪炳坤為嗣繼敬斯後今現在番禺縣知縣本姓葉以入旗改姓姚予來番禺因屬為文鐫諸墓石予為次其畧如此千百年後有過而讀之者庶幾知所景



仰云

二十七松堂集卷十五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二十七松堂集卷十六

寧都魏和公先生閱 曲江康燕柴舟甫著

雜

畫羅漢頌 併序 共一十八幅

第一幅一尊者執書一卷立觀樹林中一尊者叉

手旁立同觀之頌曰

不立文字所觀何書千言萬語觸處空虛中有大藏  
紙白字黑勘破天下有目難識

第二幅一尊者左肩挑一布袋右手執串珠跣足

行橋上蓋彌勒尊者也頌曰



衆生昧昧。我佛慈悲。坐久思動。東西任之。布袋肩駝。念珠不礙。行止何心。水流橋在。

第三幅一尊者立波濤中。龍王引二水卒。執幡捧爐。迎拜其前。蓋達摩尊者。一蓋渡江圖也。頌曰。

足踏蘆枝。杖挑祖意。跨海而東。洪波湧起。彼此不識。龍王何來。秋風蕭瑟。蘆花正開。

第四幅一尊者手持一珠吐光。光中復現樓閣。一尊者合掌旁睨。又一尊者引一尊者亦持珠吐

空中樓閣。玄之又玄。睨而視之。明珠儼然。樓閣非真。燄似關法然者。頌曰。曲山東嶽。紫衣僧。

明珠亦假。我欲言之。有口而啞。

第五幅隔山有寺。有二長老坐牕間。望之如豆。大小有尊者匹馬攜一行者。望寺而來。頌曰。

米山太古。林木鬱青。山半有寺。鐘磬泠泠。匹馬何來。相望咫尺。我既非主。彼亦非客。

第六幅有三尊者共倚獅坐。卧其側。獅兒向其母而嬉。復有二鹿。呦鳴其前。山半有茅菴。一童子

捧茶而至。頌曰。野鹿獅兒。皆我同族。若有分別。佛即獅鹿。或坐或卧。

非冤非親。大家團藥。莫問主人。



第七幅。山樹拉雜。內有簷牙鈴鐸。迴出林杪。間蓋山寺也。門外一尊者拱。二尊者而入。頌曰。

天地為廬。中復有寺。誰是主人。無彼無此。開門揖客。歷階而升。何以作供。黃葉青藤。

第八幅。二尊者共立大海中。一出孟中。龍飛騰天。半一傾瓶水。作海波為戲。頌曰。

非虛非實。我性同同人。立濤裏。龍出孟中。道無伎倆。伎倆無道。云何如此。去問長老。

第九幅。三尊者共坐巖樹下。二尊者執壺杖。引童子從橋上而去。頌曰。

我外無人。人外無我。大地山河。供我坐卧。或行或止。到處逍遙。鷄聲茅店。人跡板橋。來對非。曠野無主。我

第十幅。隔岸梵刹輝煌。二尊者相引至止。對江有三居士。共載一舟。亦望寺而來。頌曰。

一水茫茫。寺在彼岸。登則同登。往亦同往。中有何物。山水龍從。一聲清磬。海濶天空。

第十一幅。一尊者。义手赤脚。立橋上。其觀音大士。耶。後一尊者。執孟杖。仰面似有問。然者。橋前有

一舟。二居士載焉。頌曰。大士慈悲。具大正覺。中途相逢。豈容錯過。我欲問道。



莫知從起。雲在青天，月在瓶裏。

第十二幅一尊者騎一物似牛非牛，引一侍者，冒

雪而行。頌曰：

西土非遙，道無涯岸。雨雪瀟瀟，長途方半。似牛非牛，莫知其真。欲從問之，空山無人。

第十三幅遠望雲外有城池隱隱在焉，三尊者共

托鉢，冒雪前往乞食。後一尊者合掌念佛，隨之

頌曰：...

塵飛遠市，雪滿空山。中間有路，來往非難。道無生死，佛亦衣食。孰知衣珠，不求而得。

第十四幅二尊者各執書一卷，坐水亭中觀之。一

尊者倚欄外望，中流有漁翁坐舟而來，遠望山

間有二居士行語路側。頌曰：

手執何物，非文非經，都無一字。妙道炳煒，有義無義。無極太極，居士漁翁之手者也。

第十五幅有白象一，數象奴環遠洗刷之。一尊者

與一國王旁立而觀，若有指點，然者頌曰：

悟時即佛，迷時即汝。汝是象王，痴重而贅披毛戴角。原本來同為汝說法，如太虛空。

第十六幅一尊者扶筇引一童子，負蒲團而行。前



面有橋將渡焉。頌曰：迷途覺路。今是昨非。扶筇而往。撒手而歸。一徑直前。橋梁面聳。無行無止。波停水湧。

第十七幅。二尊者引一行者。負行李。立候渡。一梢子急移舟接之。頌曰：

西方東土。孰非我緣。蒲團一具。行李蕭然。自渡渡人。當面不識。人立橋邊。舟來岸側。

第十八幅。一尊者伏虎坐巖石上。三侍者立於其側。山下有居士從二僕。仰而望之。頌曰：

空洞無物。驀然而親。此子猛烈。順之則馴。佛亦無善。

虎亦無惡。如是我聞。同歸正覺。

西來信具頌

天衣縫珠光閃爍。世界大千一齊罩。却袈裟

中何所藏。須彌一粒。飲斯食斯。道在這裏。鉢盂

不重不輕。非石非玉。何用再舂米。已久熟。腰石

聽之無聲。竟之有處。踏破虛空。好從此去。響鞋

評文頌

予作評文說。已畧言其槩矣。茲復作頌。以實其義。

頌曰

妙亦能傳。巧亦能與。畫龍點睛。破壁飛去。



又  
句批字釋鈞隱索玄與君一夕勝讀十年

尋章摘句探流溯源金針盡度鴛鴦能言

衲堂銘 并序

丁巳冬十月予避亂歸來茅屋數椽悉為兵燹所壞不得已牽蘿作瓦壘甕為垣期蔽風雨而已醉後無聊環視四壁補葺碎裂斑駁成痕與僧衲衣無異因笑顏曰衲堂狀其形也併為銘銘曰

缺陷世界堂贅其中傾頽斯葺如衲斯縫雖小莫測大更能容柴舟居士一個樵翁八荒六合藉此帡幪左圖右史花竹蒙茸朝夕出入不隔西東無人無我或塞或通聊蔽風雨寧羨雕龍乾坤何始四大何終同為逆旅孰非房宮寄形宇宙遊神鴻濛遽然夢覺海濶天空

靈瀧寺石樞銘

辛酉二月二十六夜予夢至一處見一碑甚巨題曰靈瀧寺石樞私念題名奇甚石樞二字不知何解忽一老僧扶杖從後拍予肩笑



問記此石否。可為銘。且稱予為道友。復有後語。予愕然為銘曰。

天地缺陷。水嶺寺隅。取彼媧石。以補地樞。

予生平不言夢。以此為荒唐恍惚之事。獨此夢異甚。且能記憶。其稱道友云者。豈予前身為靈瀧寺僧耶。蓋不可知也。

義鳩塚銘 有序

癸卯春三月。予讀書綠斐山房。友人養二鳩。甚馴而善鳴。未幾逸其一。其配在籠中立斃焉。予義之。因賦義鳩行。載集中。傳之矣。繼乃率友人躬荷鋤。瘞之。蓉

山之麓。壘土為小塋。塋旁樹棠梨為記。城郭相望。梵唄時聞。復取武溪貞石。題其上。曰。千古義鳩之塚。嗚呼。殆將與古之雁丘並傳不朽云。銘曰。死之義。以拙真。與山石磨不磷。

三曲簫銘

予族某居東坑。善製簫。適予讀書龍塘山中。未暇試也。癸卯上巳。與僧慈雨入山採笋。見一竹如管大小。屈曲而長。異之。令童子折歸。戲以書遺某。曰。可為我作簫。簫成音絕佳。雖不善簫人吹之。猶淒淒可聽也。予嘗思其故。



語慈雨曰音徑往則散而多。吟曲則反是笑曰得之矣。銘曰。

竹曲而奇。戲以為簫而韻則孤。兮世無知音。反因其奇而迂之。是被造化所愚。而見嗤於斯竹也。嗚呼。世蓋如此。予所吁兮。

退筆藏銘

康申秋七月退筆藏成。注云書年月者何以時驗也。書成者何成者誠也不誠無物。况書乎。以竹為之方體如斗大小筆一敗則投其中。滿則易之。凡得若干斗。將擇地葬焉。銘曰。

不幸與予為緣。兮遂退藏乎此也。或曰退者進也。又安知不與予書。同其聲施於天下後世乎。

掛榜山銘

山在仁化江口。形如張榜。故名。丙辰七月十三日舟行過此。題詩一首。醉後復將炭蘸酒為銘其上。銘曰。

為問此榜有柴舟其人姓名者乎。曰無有。則信乎。此山之窮也。千百年後得柴舟而傳之。則又此山之通也。嗚呼。是可銘以風也。

政寶堂石刻銘

東坡遺蹟題  
韶州府大堂



惟天子命乃握斯寶。土地人民政事是考。舍廉而貪。玉石顛倒。舍貪而廉。珪璋在抱。坡公來韶。題此併書。鑄成墨寶。光燭天衢。我來作銘。握管躊躇。坐斯堂者。慎毋舍所寶而寶玉珠。

古梅銘

韻軒前古梅背有痕如爛。梧葉大倍之。蓋蟲所蠹者。戲銘其上。銘曰。鐵骨霜姿似傲而媚。大醇小疵。學之則癡。

天然端硯銘

故吏部鄧某家所藏端硯。形如爛荷。是硯先

成。而人從之者。後為邑侯凌公所得。因以遺燕。曰。惟子堪用此硯。銘曰。燕意豈同。惜全其德。而摘其形。以斯見疵於世也。畸於人而侔於天。以斯有合於已也。嗚呼。是可與燕相終始也。

荔根盃銘

予友嚴某有盃。款製奇古。蓋荔根生成者。以為飲觥。頗韻。丁巳之變。既失而復得。某喜甚。因滿酌飲。子以乞。銘曰。怪盃天留。以飲柴舟。

茶樹杖銘



扶我爾扶爾怪我迂棄我爾辜

伍君祥像讚

幾樹梅香一林松影中坐一人雙眸炯炯道貌淵凝  
神情雋永和氣易親熱腸難冷智不嫌動仁豈厭靜  
珠出元胎丹生寶鼎噫喜得意江湖會心蔥嶺舉世  
皆忙此君獨醒所謂濟人利物何殊仙佛胸襟達變  
通權斯稱英雄行徑者耶

朱吟石像讚

侗儻胸懷蕭疎興致科頭短襟落落寫意豈同散髮  
逍遙聊爾行吟遊戲似覓句於亡何有之鄉立想於

未有天地之始五字等閑哦成三杯陶然取醉雖庶  
幾乎顏氏子之陋巷簞瓢却彷彿乎魯仲連之輕世  
肆志是殆與吾輩同一副冰冷面孔祇可於一丘一  
壑中安置者耶

海月大士讚

是海皆深是月皆潔大士於中是同是別手執淨瓶  
踏海觀月明明在前有口難說盡大地物皆大士身  
對面不識驀然而親非真非假無我無人

萬年杓供佛讚 并序

已酉三月日丹霞山僧遺予萬年松大小共一十



有七株。顏色淨綠。蒼然可愛。予以英石蓄之。以供佛讚曰。金像非佛。佛或松石。以佛供佛。誰是受者。八萬四千一齊合十。

觀音大士像讚

如何是佛。大士即是。大士是佛。誰為大士。兩樣看成。一般做詭。花之在鏡。月之在水。不見不聞。無此無彼。踏破鐵鞋。却在這裏。作麼生會。不可思議。

呂祖像讚 像右手持一文錢

是凡是仙。非無非有。萬象罹胸。造化在手。天籟為詩。

江湖作酒。有時岳陽樓上。獨飲千鍾。有時闌苑峰頭。間吟數首。一任南北。東西不爭。子午卯酉。試問掌擎何物。名為孔方。是否將來。勘破世人。好從這裏。翻筋斗。

丹殼讚

漢康容煉丹。芙蓉山頂。丹成跡隱。遺有丹殼。非有道者。不易遇也。予季叔旂觀公。偶得其一。喜甚。屬燕為讚。燕視之。非石非鐵。其內猶隱隱作硃砂斑駁痕。太如鵝卵。而不甚圓整。自非仙物。不能有此讚曰。



天地為爐。丹成箇裏。餌之成仙。仙不在此。形跡亦幻。石鐵俱非。即而問之。千峰翠微。

隻履西歸圖讚

面壁何人。是我非。爾不見九年。却在這裏。非佛非心。半明半昧。四七之終。三三之始。達摩在西竺。為二十一代弟。往只一身。還惟隻履。葉落歸根。水窮雲起。

杜默哭廟圖讚

併傳

宋杜默落第。歸路經項王廟。憤甚。入廟登神座。大言曰。項王之英雄。不得為天子。以杜默之才。學不得舉進士。天下不平。事孰過如此者。因撫泥像。

欷歔大哭。像亦為之出淚。讚曰。

兩眶熱淚。無地可揮。試入廟而告神。神亦歎息。痛恨而欷歔。嗟神猶可感。獨不能感世之衣鮮而食肥者乎。

馬周濯足圖讚

併傳

唐馬周負才落魄。走長安逆旅。連貫數斗。痛飲至醉。其餘盡傾。以濯足。訖投中郎常何家。代條上便宜數事。太宗竒其才。即加擢用。讚曰。嗚呼。酒乎不惟可以告心。而其餘猶可以濯足。而入告我。后則信乎。為公之功臣。而予之好友也。



陳子昂碎琴圖讚 併傳

成都陳子昂負奇不遇。一日挾所著文百十軸走  
長安。遇鬻胡琴者。以千緡市之。詭言善此技。大集  
市人。因對衆碎琴。遍贈所著文。聲名遂震。讚曰。  
為我問長安市人。誰是知音。真不如碎公之琴。讀公  
之文。猶巍巍洋洋。山高水深乎。

張某曳碑圖讚 併傳

宋張某負奇才。欲獻策韓琦。范仲淹。耻於自干。題  
詩碑上。使以曳之。市而笑其後。韓范疑而不用。轉  
走西夏。詭名張元昊。元昊聞之。召語大悅。用其策。

典大為邊患讚曰

世人皆曳裾而公獨曳碑。世人皆懷刺而公獨賣詩。  
嗚呼。有才如此。而猶不見知。又安得不南走粵。而北  
走彝。

予築二十七松堂。紙牕土壁。聊蔽風雨而已。某月  
日。屬友某繪此四圖於壁。筆勢生動。鬚眉磊落。可  
喜。予醉後無聊。則對圖呼咷。或大笑。痛哭。與之拱  
揖。捉襟快訴。胸臆於一堂也。壁上時聞有歎息聲。  
因各系以讚。併為記。此云。  
蕭綱若曰。事奇。圖之更奇。贊奇。醉後揖之更奇。然



柴舟不奇。誰當奇者。想無端大笑或慟哭。時吾嫂若姪輩在傍。不知如何絕倒。他日當為柴兄補圖之。

李公謙菴燕居圖讚

方乘五馬於天衢。胡為乎退食而間居。明牕淨几。花竹扶踈。左右其圖書。此豈蘇子由見翰林歐陽公驚其狀貌魁梧。而即信天下文章聚於斯之時者乎。則燕亦可漆一坐其側。而髣髴乎潁水之蘇。子由別號潁濱。典入何公梅溪行樂圖讚。一現前身。世襲簪纓。典型在望。山斗傳神。忽從畫裏。

已同鸚鵡之侶。躬登仕籍。無異葛天之民。翩翩野服。飄飄幅巾。徙倚於桃柳之側。逍遙於山澗之濱。豈欲下訪輿情。偶步荒郊。遠墅抑欲及時行樂。趁茲美景。良辰噫嘻。襟期磊落。超羣軼倫。蕭然自得。滿腹皆春。即此玉版圖中。望而知為聖賢英杰。又何俟異日凌烟閣上方識其為大老元臣者耶。

孫廉西都尉像讚

伊何人斯。瀟洒出塵。科頭默坐。獨露天真。或疑以為仙。而英氣猶見。看字或疑以為佛。而姓名已列。楓宸不予人以易測。而常與人以可親。豈學羊叔子之輕。



二十一 卷十六  
四  
裴緩帶。竟同美髯公之超群絕倫。蓋合高流名士。聖賢英傑。而為庶西先生之一人。斯堪預為異日標凌烟。而寫照圖麟閣。而傳神。

程子收像讚

修鬚炯目。芒履布襟。傳神正在阿堵。抱臂還思入林。才不可象。而象之面。德不可見。而見之琴。胡為乎獨抱。而不鼓。默坐而沉吟。豈黃山歛水。既無識者。今來韶石。又鮮知音。噫嘻。知希則貴。不測在深。予將聆君之一曲。而悟之於遠水。遙岑者耶。

查維勳副尉像讚

像作推乃幼間步狀

燕額虎頭。飛而食肉。天挺英姿。富在其腹。胡為乎携刃。容與芒鞋野服。此豈儒將風流。偶爾嘯傲湖山。亦以英雄大度。從來不修邊幅。故知異日。雖功蓋天下。位極人臣。猶依然本來面目。

查翹章像讚

像作執矢睨視狀

具瓌璋姿。抱英雄志。弱冠翩翩。懷才欲試。所執何物。凝神審眎。古亦有言。文事武備。依稀乎馬孟起。良將家風。彷彿乎周公瑾。雅量高致。此豈杜少陵所云。冠進賢冠。腰大羽箭。而為凌烟功臣。先開生面者耶。

龔毅菴遺照讚

并跋



未識其面。曾讀其書。觀茲遺照。是歟非歟。稜稜氣骨。落落髭鬚。舌銜慧劍。胸蓄智珠。胡為乎不居廊廟。獨坐石而躊躇。豈曲高而和寡。抑位不足而才有餘。嗚呼。亦仕亦隱。或卷或舒。雖天壽之不貳。又何死生之可拘。其殆逍遙於廣莫大之野。而遨遊於亡何有之墟者乎。

歲庚戌。毅菴來客某幕。某月課士。所試文高下。皆毅菴手定。其首列者。則予友陳子崑圃。黃子少涯。二人果先後捷去。時稱具眼焉。迨滇逆變起。毅菴以借箸功。授泗城司馬。未幾卒於官。迄今一十餘

年。其嗣武曾始克扶櫬還里。道經予館。出遺照索題。予雖未謀面。亦已心焉識之。然予親見某政聲狼藉。毅菴左右其間。不無白壁微玷之疑。人可不慎擇所主耶。因呼筆題此。為嘆息者久之。

蔡不仙像讚

十年寤寐。一見儼然。科頭似佛。脩髯如仙。微塵不染。貌冷心玄。胡為乎。右對緇流。左坐有美。豈學蘇晉之逃禪。東山之携妓。噫嘻。我知之矣。清風在襟。明月在林。天荒地老。誰是知音。何似與高僧話。三生事。聽女士鼓一曲琴。庶幾可以消其壯志。而耗其雄心者乎。



黃天樵濯足圖讚  
 道貌清臞。神情倩穆。俯仰蒼松。徙倚修竹。左右飛湍。以濯其足。何不濯纓。衣冠跼促。豈效淵明之臨流賦。詩抑學曾點之雩風沂浴。則予亦斯人之徒。侶魚蝦而友麋鹿。儻許結世外奇緣。幸分我畫中半幅。

二十七松堂集卷十六終  
 數語與尋古本其間不無自註  
 雖不稱未結而亦不似出於  
 而友麋鹿儻許結世外奇緣幸分我畫中半幅

山田次郎八校點

書

京三条通升屋丁	出雲寺文次郎
大坂心齋橋南二丁目	敦賀屋九兵衛
同 博勞町	河内屋茂兵衛
東京横山町一丁目	出雲寺萬次郎
同 日本橋通二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 同所	内野屋彌平治梓

林



